

南灣唱情

胡曉風
著

第四冊



澳門基金會
FUNDAÇÃO MACAU

出版

南灣唱情

陳永聲題



第四冊

澳門基金會
出版

濠海叢刊

南灣唱情

作者：胡曉風

策劃編輯：陳頌聲

封面題字：陳頌聲

編輯助理：梁惠英 陳思恩 李靜瑩

封面設計：李也

出版：澳門基金會

e-mail: ieinfo@fm.org.mo

植字排版：嘉華印刷公司

印刷：嘉華印刷公司

印數：1000套（一套四冊）

版次：2009年12月第一版

定價：澳門幣320元（一套四冊）

ISBN 978-99937-1-052-3

© 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“想得到個月”的啟示

朋友說：“你想得到個月還不容易，抬頭就望到了。”這話聽起來實不通，因為得到與望到是兩碼子事。但我想了一夜，卻從另一個角度有所得。

世間得失紛紜，得到時的喜悅，失去時的痛苦，不滿足於既得的煩惱……另外，未得到的百般追求，得到了的卻不珍惜，一失去又要惱恨……這就交織着百態人生。

李商隱說：“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”姑勿論嫦娥之說，有沒有其人其事？但假如她不“偷”（得），就不會有悔（失）。偷吃靈藥只是想長生不老，結果雖飛上月宮，卻要忍受長年寂寞！這給人在得與失之間，有很深的啟示。

我對舊時月色，是有份愛，但何必定要得到它。因為即使得到，卻令它光彩消失的話，這對我沒有好處，對月更沒有好處。還是抬頭望得到，望不到時也會想，那就算是一曲無聲的愛吧，只要柔情常在心間。正是：

偏憐今夜望玲瓏，月裡嫦娥住有宮。
心路未應愁寂寞，人間千悔亦相同。

一自人前現愛嗔，奈何哀樂便紛紛。
得失與誰說此意，十分心事已封塵。

管弦樂之夜有懷

那晚去聽澳門管弦樂團演奏，又一次出乎意外，大會堂黑壓壓都是人。我因事遲到，只好跑上樓在角落坐下，保羅的《藍色的愛》沒機會欣賞，這時海頓的《小號協奏曲》已開始了。回到澳門幾年，我只聽過三場樂團演奏，一是澳門室內樂團，二是中央交響樂團，三就是這次管弦樂團晚會。

在澳門街，一般人大多數喜歡聽流行歌曲，愛欣賞古典音樂的可能不多，現在看來，似又有些突破，這是個好現象。

我沒有音樂細胞，過去有一段時日，卻也學捕捉點音符。當工作疲倦或煩悶的時候，就愛聽聽《田園交響樂》及《藍色的多瑙河》之類，那時有人陪着聽，自是另一種心情……。正是：

空谷誰憐格調高，才情只怕失風騷。
賞雅無多多賞俗，爭誇閒豔似天桃。

幾番哀樂記中年，舊日風情怯管弦。
音色依稀非昨夜，遙遙藍夢已籠煙。

教女孩子好煩的事

哪個男子不鍾情？哪個少女不懷春？此所以少年維特會煩惱。但她有她的青春和工作憧憬，不願過早付出感情，卻偏偏被別人的感情困擾。

中秋後一晚，她打電話約我喝咖啡，把心中苦惱盡情傾吐。原來有位舊同學，最近突然對她熱烈追求，電話不斷，還天天開車去等她下班，她雖已拒絕過接載，無奈那個大情人還是苦苦癡纏，她覺得煩死了！故向我問計。

我不想講耶穌，只摘錄三個藝員的話，有類似困擾的不妨參考——翁倩玉說：“戀愛好像化學作用一樣，需要有很多元素來製造，始能迸出火花來。”以為愛一個人，能一廂情願的，可以多想一想。

劉德華說：“感情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不給予機會，又怎能有所發展？”這即是說，平日的接觸，要保持一定距離。

馮寶寶說：“愛一個人或不滿對方，均無須隱藏心底，最怕是不說出來，便再無機會，徒留得一番悔恨在心頭。”寶寶已是個媽咪了，她說這番話，當然另有所指。不過年青朋友看待愛情，是求？是拒？是接受？寶寶的話也值得咀嚼。正是：

窈窕風前二月花，粉紅揉夢織年華。
如詩心事羞輕掩，春思誰知落哪家。

生憐眉黛轉嬌顰，煩惱無端惹十分。
自是感情難勉強，虧他苦苦獻殷勤。

有情督察無情刀

中秋過後，月還是十分有情調的，特別對那些戀人。所謂“追月”，是指過了中秋節之夜還去踏月和賞月之意。在澳門，如果有部車，而且約了女朋友，要“追月”的話，那就妙了。妙在哪裡？妙在有女同車，這是一；妙在“追”過大橋，一直“追”到路環黑沙灘，此時海風輕輕吹，對着溶溶月色，好不梳乎！這是二；妙在喁喁細語，有說不完的話，但甚麼“山盟海誓”都已老土，倒不如“此時無聲勝有聲”了，這是三。

可是情到濃時，也有不妙的，最不妙就像那位督察大人，載着女朋友到黑沙“追月”，追出四條友，他們橫刀不是奪愛，卻是要錢。刀子在月光下閃閃寒芒，乖乖隆咚鏘！……正是：

灘上黑沙近閃光，中天月色接蒼茫。
香車載美情何限，夜自纏綿影自雙。

愛意濃時海也凝，秋風無賴撩溫馨。
橫刀一閃渾多事，惡客原來不解情。

粵曲

前兩晚在“中總”三樓舉行“粵曲聯歡演唱”，第一晚有事沒去欣賞，第二晚亦只聽頭聽尾（因中間離場），當晚八點已“爆棚”，後到的要站着聽。聽眾自然多是中年、老年人，不過亦有少數年青人在座，又是出乎意外。

粵曲不同於唱流行曲，唱與聽都要有份修養和投入，而唱粵曲又比唱流行曲難得多。有關這點，且留待曲藝界來說，在下自認“敵鄉”。

近年粵曲愛好者日少，特別是年輕一代，一講到粵曲，就說“悶到抽筋”！這“悶”，當然有各方面因素及各種問題，而這些問題亦長期存在爭論。我聽了當晚壓軸一曲《孤寒種懺悔》之後，突有所觸發——粵曲是不是可以唱得生活化些？帶有時代氣息些？風趣些？唱得短些呢？正是：

慢板滾花工尺何，依呀腔調串成歌。
年輕仔女情難耐，顧曲今多二叔婆。

可憐弦管鬧紛紛，藝字最難是創新。
生活原須跟節奏，少些才子與佳人。

從《水靜河飛》說朋友

“出外靠朋友”！這話一點不假。回首自己歷程，跟時代憂患走向憂患，有好多日子，都靠朋友幫忙，苟存性命於亂世，直到今天，萍蹤偶泊，借鏡湖邊尺地賣唱，暫且棲遲，仍免不了靠朋友。

就以這個框框來說，也有“唱”不出的時候，那非找朋友討救不可。因我身無長物，連書也沒幾本，不怕人笑冇料，我讀書不多，腦袋瓜又笨，記不了多少東西，正是“書到用時方恨少”呀！只好打電話麻煩朋友了。

最常問莫如金老師了，不客氣說他是我的活字典，因他家裡藏書不少唄！例如我記不起蘇東坡“擊空明兮泝流光”的“泝”，便一個電話搞掂。請他翻一翻曹操的《短歌行》，他正在吃飯，就放下飯碗……如果少個朋友，想“唱”都幾難。好似今天，我又冇料到，說不得，用他那篇《水靜河飛》裡的成語來擋一陣，這也是叨朋友的光。正是：

“水靜河飛”似世情，“發人深省”冷清清。
“莫明其妙”在何處，“僕僕風塵”利與名。

“兵慌馬亂”欲何之，曾記“走投無路”時。
心事“支離破碎”後，“陳詞濫調”不成詩。

送她最後一程

接到遠方朋友來信，告訴我她已平靜地去了！離開前還提起我……。她是朋友的妻子，但當她未認識朋友時，是我的朋友，而且跟我感情不錯。所以，我們三人之間，曾有過一段又甜、又酸、又澀的日子，後來我轉到另一地方工作……。

我拿着朋友的信，一縷舊情又悄悄浮上心頭，過去淡出又淡入，淡入又淡出，真是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搖搖幽恨難禁，惆悵舊歡如夢，覺來無處追尋”。

一夜沒睡，哪來甚麼夢？這些個人感情上的事，其實沒啥好說的，而說來亦無意思。我之所以寫，不單是她離開前還提起我，難得是朋友肯將實情相告，這點友情，就十分值得珍惜了。

朋友啊！百年一瞬，能不能一起生活不要緊，要緊是在心裡還埋有一份情。正是：

昨夜嫩涼上小樓，此情無奈怯新秋。
雁箏聲斷相思浦，波面風環不可留。

燕壘成灰夢化煙，依依秋水在雲邊。
蒹葭不管人歸去，敢卜他生未了緣。

不似“爆冷”

中國乒乓球隊在亞運男子團體決賽圈裡，與南朝鮮苦戰五個多小時，終以四比五敗走漢城！今屆團體金牌，變成鏡花水月，又喝下口像一九七七年在平壤敗給匈牙利的苦酒。

中國隊上陣的是陳新華、惠鈞、江嘉良，三個人都有敗績。南朝鮮除金浣外，三局全敗的劉南奎與三局全勝的安宰亨卻是新人，金浣則只以一比二輸給江嘉良。

有人用意外和爆冷門來說中國隊之敗，其實看每局比分，除最後兩局劉南奎負陳新華零比二，安宰亨勝惠鈞二比一之外，南朝鮮所輸的都是一比二，所贏的都是二比零。再翻看中國勝香港是五比一，勝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也是五比一，而南朝鮮勝日本是五比二，那是否意外或爆冷門呢？

我又翻查中國隊名單，球類代表隊中，手球及高爾夫球不說，其他球隊或多或少，都有補入新手，連羽毛球也有個陳康，唯獨乒乓球隊，男女球員都見過場面的。若要認真檢討一下，看接下去的單項賽果，是進是退？自可得出一定的差距。正是：

兵敗人知滑鐵盧，麥城史跡有還無。
今日賽場如戰地，且看金色論贏輸。

幾回拍底出精專，失手休呼球是圓。
滾滾長江看後浪，未應無力再推前。

頤園書畫展覽

踏進市政廳畫廊，參觀頤園書畫展覽，真是眼花撩亂，不少朋友的大作都有參與展出，特別是研朱調墨了幾十年的老一輩，仍然十分投入，好！

這裡所選寫的四幅作品，並無別意，更不是認為最好的，而是這三位朋友較年輕，平日也多接觸，說錯了，相信他們亦不會見怪，如此而已。正是：

石頭成翡翠

敢從抽象悟庸才，千古娥眉妒是哀。
世事可憐如此石，不知玉自石中來。

舞之韻

凌波何處步生塵，筆底原知非洛神。
墨到濃時燈影亂，脂痕黛跡已難分。

深山藏寺、玫瑰

不見袈裟楓已丹，秋山眉黛盡應難。
幾朵粉紅嬌欲語，愛根始信在人間。

秋日情懷

昨夜回到住處，已近凌晨兩點鐘，洗過澡，坐下望眼桌上未寫完的稿，一大堆未看的當天報紙，不禁輕輕吁口氣，我整天忙些甚麼呢？

串門子替別人說話，開會陪人聽別人講話，進餐廳聽年青人訴心裡話，又進餐廳與老友共話，再進餐廳和香港朋友……一聽一磨就兩三個鐘頭，時間這樣溜過，哎哎！我好睏。

“大夢誰先覺？”今天醒來，又十點多了，一樓悄悄，窗外灑進片淡淡秋陽，微風吹過來誰家那支舊曲，輕柔如夢，我驀然想起好遠好遠的一個秋天……。

天淨雲閒，大海不語，只有路上車走雷聲，行人匆匆來去，這些車，這些人，又忙些甚麼呢？真是“舉世都從忙處老，幾人肯在死前休”？正是：

微茫雁影動秋心，看盡籬邊一片金。
欲載小紅煙水斷，生憐低唱白頭吟。

有情歲月去閒閒，動似飛雲靜是山。
世事苦隨流水競，回頭始悔失歡顏。

澳門劇社搞笑之夜

星期日晚上，有三個去處，充場面就過大橋，講朋友便去綜藝館，要……。我選了綜藝館，陪想去而沒入場券的朋友看朋友的《熱線九二八》搞笑演出。

老天爺也會搞笑，八點前灑了陣小雨，教“和尚”非打傘不可——無法，擔遮出門當然是麻煩了。坐車到綜藝館時，鬼影不見，走廊只有昨夜“醒目仔”留下的兩三個花牌，我真替澳門劇社的朋友擔心。不過這份擔心是多餘，因為有三水佬睇走馬燈……。

演出前個別導演、阿Sir、公關等等，都先打過招呼——嘻嘻，係搞笑嘅，你知喇……。其實，這晚搞得好多陣仗，澳門劇社似乎已空巢出動！別的可以不談，這話我不能不說，以澳門劇社這份勁，有理由要求他們在搞笑之後，也搞次較嚴肅的話劇演出。正是：

非為捧場搖熱線，攔門陣雨討人厭。
停車館外冷清清，黑白花貓都不見。
個心上下撲騰騰，生怕孤家對寡人。
好在得班三水佬，影隨走馬變成燈。
演來成敗且休問，歡樂今宵差似近。
亦知搞笑出奇兵，台下少呼悶悶悶。

血濺康公廟

話說，清晨五點多，正是一些人嘆早茶時刻，誰知康公廟前突然喊殺連天，有人開片，打鬥聲雖未驚醒康公，卻驚動在茶樓的阿Sir，立即跑去想話制止。又誰知阿Sir的三聲槍響，反而泥菩薩過江，自己背後吃了兩刀，混戰中連槍和手銬也被人奪去。這時，殺手怕槍聲引來更多警員，便扶起受傷同伴，衝開一條血路，向草堆街逃走……。

一場火拚，被斬的叫崩牙駒和馬交鳳，據說是十四K人馬。殺手亦有人受傷，但警方封鎖現場一帶搜捕，卻無所獲。至於被奪的警槍，則在某酒樓廁所的抽水箱內找到。

江湖恩怨分明，到處一樣，白刀子進紅刀出的事，已是慣見，此所以人在江湖一天，總是身不由己的。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。正是：

名動江湖K十四，一言立可判生死。
今回此馬卻難奔，插翅鳳兮飛不起。
人影刀光亂作堆，血花灑處好淋漓。
槍聲驚破康公夢，失手阿Sir有得揮。
血路尋伸草堆去，爛鬼樓空槍在廁。
扣弦我自續續彈，殺手鴻飛不知處。

失蹤？謀殺！

黑沙環八仙飯店一家十口離奇失蹤，而店舖及住屋卻歸別人經營和居住，引動警方觸角，經過一番偵查，疑與年前在路環島黑沙海灘發現的斷肢案有關。於是，有人被扣協助調查，據說此人在司警司署羈留待查期間，曾企圖咬舌自殺，不過被司警司署人員發覺，及時制止……。

這宗傳為“滅門”疑案，昨日報道急轉直下，說在被扣男子所住單位內，搜出部分失蹤者的證件。被扣男子對這些物證及如何購入飯店和所住單位，不能作出交代，警方疑有殺人動機，乃正式將他起訴，控以謀殺罪……。正是：

此家十口隱疑雲，店屋何來問勾君。
畏罪才須暗咬舌，待看水落石浮痕。

一從碧海現殘肢，凶案驚傳不見屍。
何物狼心兼狗肺，敢情披錯塊人皮。

她也愛孤身走我路

我年青的日子，愛跟風萍浪跡，生活別有一番情調。如今卻是“未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”！往事亦只能回味了。

平日很少聽流行歌曲，但有支歌似是叫《孤身走我路》，不知是誰唱的，歌詞寫些甚麼也不清楚。會突然想到這支歌，是因為這女孩，馱着個大背囊，正在孤身走我路。

第一張明信片寄自柴達木，國慶日收到的是說她在拉薩過中秋。而昨夜凌晨，她男朋友告訴我，她已在尼泊爾打來長途電話，偏偏他們一班小伙子去了珠海溜冰，真該死！

她在西藏拍攝人家“天葬”，被迫到落荒而逃，好在走脫。看來她要從尼泊爾翻過印度去，哎哎！這女孩……。正是：

夢影萍蹤一背囊，停車借問此情長。
可憐浪漫休回首，轉覺天涯是故鄉。

幾行雁字帶雲輕，片紙無聲心有聲。
敢唱孤身走我路，報言拉薩月分明。

陶金已隨“一江春水”

看一場電影，多數人是為了娛樂，這無可厚非，我看電影卻要選較有深度的片子。中國片很多人不喜歡看，特別是年青人，這是欣賞角度、生活修養和心態問題。其實，有些中國片很值得一看，像曾在澳門上映過的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、《天雲山傳奇》、《黃土地》等。戰後上海崑崙公司攝製的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，即使今天來看，仍有它的一定價值。

在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飾演張忠良一角的陶金，給人印象深刻，這類典型人物，在今日現實社會裡，依舊活着，但陶金則已於日前在廣州病逝了！當年參與演出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的主要演員，還健在的，相信只有白楊等兩三人而已。正是：

雁聲捎到小城秋，霜葉何堪送客舟。
燕子歸來人已去，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一江春水向東流，哀樂人間不自由。
回首夕陽紅處盡，滄桑無奈入茶甌。

墜樓的少女

清晨時分，酒店的旅客還在夢中，一位妙齡少女，悄悄走上頂層，獨倚向危欄，似心有千千結。這時天台風冷，誰可相依？

東望洋山初醒，海面曉雲輕，人家昨夜燈火，卻滅還明，小城說寧靜有多寧靜。

時光跳躍無聲，在默默中流轉。少女也無語，有話又向誰訴說？只有晨風，吹動她的秀髮，吹動薄薄衣衫，飄飄。

“秋——靜靜的徘徊，靜靜的徘徊……。”這是一曲《秋的懷念》，少女也只度過了二十個秋天。她對秋天，應有份懷念，也應有份依戀。可是……

孫中山紀念館後園突然有重物墮地，樹枝斷折聲響驚動館內的人，出而查看，發現一少女從高處墜落，伏在草地上，慌忙報警召救護車……。正是：

人人都有難言隱，獨上高樓，怕倚高樓，悄向東風問
去留。此情欲解偏無計，愛念成揪，恨意成揪，
寧願橫心一跳休。

——調寄《醜奴兒》

跑最後的尼泊爾女孩

收到那女孩寄自加德滿都的明信片，我不禁想到尼泊爾，想到參加第十屆亞運會的兩個尼泊爾女孩，這兩個女孩沒獲得獎牌，卻贏得全場人們像歡迎冠軍一樣的掌聲。

佐絲來自加德滿都的商業學校，她參加一萬米決賽，當所有選手都衝線了，她還有三圈才跑完。這時跑道上剩下她孤單單一個人，但她跑過哪裡，那處就爆起片掌聲，終於她跑畢全程，場上幾萬觀眾為她起立歡呼。事後，她對記者說，我知道自己跑個倒數第一，但對我的意義，是必須跑！

另一個也來自加德滿都高等學院的喬西，她參加十公里競走，當中國姑娘以四十八分四十秒跑達終點，把金牌取去了，她在賽程上還落後近十分鐘……。一位小販從電視看她跑得那麼辛苦，還堅持走完全程，不禁對記者說：“我在電視機前為她加油，她比拿獎的運動員更使我感動。”

做人！無論在競賽的跑道上，還是在學習、工作、戀愛、事業的道路上，凡是參與，就必須盡心盡力，跑完每一段的全程。不管做得好不好，成功或失敗，都要堅持到衝線，作出交代。正是：

試從跑道喻人生，意志還應要十分。
多少英雄有勝敗，貴乎磊落在精神。

心路難堪落後時，要將苦澀化堅持。
掌聲不負全程了，始信做人有意思。

送別駱南僑

認識駱南僑好幾年了，但平日見面卻不多。初在《新園地》讀他的新詩，以爲他也歸自海外，南僑是筆名，其實他打福建移居澳門，駱南僑是真名真姓。

有段時日，他由於工作上的失意，人變得很消沉，朋友們都替他難過。但因限於他本身條件，一時又無法幫助，只能乾着急。

後來終於勉強找到份工作，正如杜甫說：“強移棲息一枝安。”他心情慢慢定下來，精神好轉，人亦稍稍胖了，間中也有再寫詩，朋友們見面，這才釋然於懷。

徐志摩對英國康橋有份留戀，卻還是要寫出“輕輕的我走了，/正如我輕輕的來；/我輕輕的招手，/作別西天的雲彩”；駱南僑對澳門，有沒有留戀呢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也要輕輕揮手，向澳門告別，一家又移居別處去了。

朋友啊！在時代的洪流裡，我們只是幾星點泡沫，沖散——合攏——又沖散，跟着滾滾奔流。我們不能停步，也不該停步，能跟得上沖到前頭去的，去吧！連帶我這份祝福。正是：

孤雲心事未能平，挈婦將雛又一程。
明日天涯休悵悵，是山何處不青青。

黃花風韻在籬邊，世事看來眼放寬。
此去莫忘歌錦瑟，未應輕付水流年。

三度離家的女人

一位四十九歲的男人，向警方報失，說廿五歲的妻子丟了！據說，他的上海籍妻子於八月八日離家，帶走一切證件及近萬現款，一去無影無蹤。迄今兩月，仍不見歸來，但卻有人見她與另一男子拖手，在紅街市附近出現……。

這位少婦，八三及八五年已有過兩度離家紀錄，今回は第三次出走，看來她不安於室，已十分明顯。

“洲似琵琶人別抱”，“門掩桃花謝後扉”，“水覆金盤收半勺，香殘心篆看全灰”，這是集郁達夫《毀家》的詩句，淒苦之情，而今讀來猶想見其人，爲之浩嘆。

感情這碼事，是雙方面的，難以勉強，彼此都無法施捨，亦不能乞憐。如果愛情要靠些甚麼來支撐，那乾脆不愛也罷。我作爲男人，發覺愛人或妻子變心，會邀她到有點燭光的餐廳，大家講個明白，然後——來，以後還是朋友，乾杯！正是：

又來話說離巢燕，三度拋家問點算。
今日難為咗老公，通街搵過都唔見。
一從司馬作琴挑，隔壁文君意也銷。
無奈如卿人未寡，豈能挾帶咁逍遙。
女若變心鎖不住，空憐愛得要生死。
似曾相識縱歸來，鴛夢重溫情已異。

依稀

朋友捎來信息，知故人中有的老死，有的家變，有的工廠關門，有的生意受拖累，有的……心裡難過得很。回首四十年塵夢，舊交零落，不禁悄然興懷。

秋天，特別是九、十月之間，對我來說，有像魯迅的“曾驚秋肅臨天下”那種體會。跟着時代軌跡，我經歷了抗日炮火，太平洋戰亂，日軍敗降後，又捲入殖民地獨立鬥爭，之後是大排華、政變等幾番風風雨雨……。

而在秋天，我失去了第一個心愛的人，失去了唯一的兒子，也失去更多的朋友。這些朋友，有的已確知流出最後一滴血，有的至今還是生死兩茫茫的。

一枕新寒，已近破曉時分，還是睡不着，索性起來沉入時光隧道，乃有是作。人生有限情何限，根觸無端，正如魯迅的“故人雲散盡，我亦等輕塵”罷了。正是：

依稀雲鬢月流空，一抹眉山照影同。
短夢已忘生死外，柔情總繫有無中。
尋巢簾認雙飛燕，折劍人隨四散風。
驚動千林枝掛淚，悄將焦土掩輕紅。

試學“打油”

有人將廣東何淡如的“滿眼雲山誰是主；一頭霧水不知宗”這“無情對”，改成“打油詩”，題為《香江即事》，在香港某報發表。全詩如下：“莫聽廊廟亂敲鐘，繁華過盡褲穿窿。滿眼雲山誰是主，一頭霧水不知宗。”

所謂“即事”，是就近來發生的事咁解。但我這兩首蹩腳貨，雖有油可打，卻無事可即，如一定要說的話，是指功利社會的一般現象和心態，亦無不可。正是：

休問毛蟲或狗熊，時來傍友亦稱雄。
滿眼雲山誰是主，一頭霧水不知宗。

一頭霧水不知宗，勢色唔同立刻鬆。
滿眼雲山誰是主，管他娘啞與爹聾。

羅靈素騎單車籌款

我們邊摸咖啡杯邊談，羅靈素說：“我搞這個活動，今年是第三次，也許是最後一次了。因為年紀漸老，以後縱有此心，恐怕亦已無此力，故今次目標要稍為提高，希望籌得的數字，會有突破。”

據我所知，羅靈素過去兩次籌募，都是涓滴歸公，並無扣除甚麼費用。而過去兩次活動，除童軍協助賣旗外，所得善款，主要是在朋友和私人之間進行的。

這一回，他以北京天安門作起點，騎單車南下，沿途繞兩河、兩湖、經廣東返抵澳門，行程過五省，全長逾三千公里，費時近一月。他這樣賣力，為向澳門老人院、殘廢兒童及盲人中心，盡份心意。

羅靈素今次籌募工作，比上兩次推動得更廣，除仍獲得所有友好協助及童軍賣旗外，更得到有關機構與街坊總會支持。為公益出力出錢，大小或先後都不要緊，要緊是參與。但願大家在社會的跑道上，又來一次慈善衝線！正是：

腳踏兩輪風火，勝於哪吒飛天。沙塵滾滾路三千，到處掌聲一片。
難得心懷慈善，不辭捐募年年。孤殘老弱轉相憐，願乞人間點暖。

——調寄《西江月》